

# 贾平凹小说新作集



# 贾平凹

贾平凹小说新作集

中国音乐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黎志伟

贾平凹小说新作集

\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\*

787×1092 1/32 14印张 250千字

1981年5月北京第1版 198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6,000册 定价0.96元

## 溪 流

### ——不是序的序

我愈来愈爱着生我养我的山地了。

就象山地里有着纵横横的沟谷一样，就象山地里有着形形色色的花木一样，我一写山，似乎思路就开了，文笔也活了。

我甚至觉得，我的生命，我的笔命，就是那山溪哩。虽然在茫茫苍苍的山的世界里，它只是那么柔得可怜，细得伤感的一股儿水流。

我常常这么想：天上的雨落在地上，或许会成洪波，但它来自云里；溪却是有根的，它深深地扎在山峰之下。人都说山是庄严的，几乎是死寂，其实这是错了。它最有着内涵，最有着活力；那山下一定是有着很大很大的海的，永远在蕴积着感情，永远是不安宁，表现着的，恐怕便是这小溪了。

或许，它是从石缝里一滴儿一滴儿渗出来的；或许，是从小草的根下一个泡儿一个泡儿冒出来的。但是，太阳晒不干、黄风刮不跑的，天性是那么晶莹，气息是那么清新；它一出来，便宣告了它的生命，寻着自己的道路要流动了。

正因为寻着自己的道路，它的步伐是艰辛的。然而，它从石板上滑下，便有了自己的铜的韵味的声音；它从石崖上跌落，便有了自己的白练般的颜色；它回旋在穴潭之中，便有了自己的亘不可测的深沉。

它终于慢慢地大起来了，要走更远的道儿；它流过了石川，流过了草地，流过了竹林；它要拜访所有的山岭，叩问每一块石头，有时会突然潜入河床的沙石之下去了呢。于是，轻风给了它的柔情，鲜花给了它的芳香，竹林给了它的深绿，那多情的游鱼，那斑斓的卵石，也给它增添了美的色彩。

它在流着，流着。它要流到哪儿去呢？我想，山既然给了它的生命，它该是充实的，富有的；或许，它是做一颗露珠儿去滋润花瓣，深入到枝叶里了，使草木的绿素传送；或许，它竟能掀翻了一坯污泥，拔脱了一丛腐根呢。那么，让它流去吧，山地这么大，这么复杂，只要它要流，它探索，它就有自己的路子。

我是这么思想的，我提醒着我，我鼓励着我，我便将它写成这淡淡的文字，聊作这本小书的小序了。

作者 1980年7月14日于太白山

## 目 次

纺车声声.....	1
夏夜“光棍楼”.....	15
他和她的木耳.....	25
头发.....	44
“罪证”.....	61
春.....	76
归来.....	81
七巧儿.....	91
春愁.....	115
玉女山的瀑布.....	126
地震.....	143
月.....	155
笛韵.....	163
最后一幕.....	173
拜年.....	189
月夜.....	202
夏家老太.....	211
在姚村.....	222

上任.....	234
山镇夜店.....	244
阿秀.....	254
青枝绿叶.....	285
白莲花.....	299

## 纺车声声

如今，我一听见“嗡儿，嗡儿”的声音，脑子里便显出一弯残月来，黄黄的，象一瓣香蕉似的吊在那棵榆树梢上；院子里是朦朦胧胧的，露水正顺着草根往上爬；一个灰发的老人在那里摇纺车，身下垫一块蒲团，一条腿屈着，一条腿压在纺车底杆上，那车轮儿转得象一片雾，又象一团梦，分明又是一盘磁音带了，唱着低低的，无穷无尽的乡曲……

这老人，就是我的母亲，一个没有文化的，普普通通的山地小脚女人。

那年月，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期，我刚刚上了中学，当校长的父亲就定为“走资派”，拉到远远的大深山里“改造”去了。那是一座原始森林林场，方圆百里是高山，山上是莽林，穿着“黑帮”字样衣服的“改造”者，在刺刀的监督下，伐木，运木，运木，伐木；即便是偶尔逃跑出来了，也走不出这林海就会饿死的。这是后话，都是父亲后来告诉我的；他在那里“改造”了七年。七年里，家里只有母亲，我，和一个弟弟、两个妹妹。没有了父亲的工资，我们兄妹又都上学，家里就苦了母亲。她是个小脚，身子骨又不硬朗，平日里只是



洗、缝、纺、浆，干一些针线活计的，现在就只有没黑没明地替人纺线赚钱了。家里的吃的，穿的，烧的，用的，我们兄妹的书钱，一应大小开支，先是还将就着应付，麦里遭旱后，粮食没打下，日子就越发一日不济一日了。我瞧着母亲一天一天头发灰白起来，心里很疼，每天放学回来，就帮她干些活：她让我双手扩起线股，她拉着线头缠团儿；一看见她那凸起的颧骨，就觉得那线是从她身上抽出来的，才抽得她这么般的瘦；尤其不忍看那跳动的线团儿，那似乎是一颗碎了的母亲的心在颤抖啊！我说：

“妈，你歇会儿吧。”

她总给我笑笑，骂我一声：

“傻话！”

夜里，我们兄妹一觉睡醒来，总听见那“嗡儿，嗡儿”的声音，先觉得倒中听，低低的，象窗外的风里竹叶，又象院内的花间蜂群，后来，就听着难受了，象无数的毛毛虫在心上蠕动。我就爬起来，说：

“妈，鸡叫三遍了，你还不睡？”

她还是给我笑笑，说：

“棉花才下来，正是纺线的时候；前日买了五十斤包谷，吃的能接上秋了，可秋天过去，你们又是一个新的学期呀……”

我想起上一学期，我们兄妹一共是二十元学费，母亲东借西凑，到底还缺五元；学校里硬是不让我报名，母亲急得发疯似的，嘴里起了火泡，热饭吃不下去，后来变卖了家里一只铜洗脸盆，我才上了学，已经是迟了一星期的了。现

在，她早早就做起了准备，……我就说：

“妈，我不念了；回来挣工分吧！”

她好象吃了一惊，纺车弦一紧，正抽出的棉线“崩”地一声断了，说：

“胡说！起了这个念头，书还能念好？快别胡说！”

我却坐起来，再说：

“念下去有什么用呢？毕了业还不是回来当农民？早早回来挣工分，我还能养活你们哩！”

母亲呆呆地瓷在那里了，好久才说：

“你说这话，刀子扎妈的心；你不念书了，叫我怎么向你爸交代呀？！”

一提起爸爸，她就伤心了，大颗大颗的眼泪滚下来。我看得害怕了，就再不敢说下去，赶忙向她求饶：

“妈，我再不敢说这话了，我念，我一定好好念。”

她却扑过来，紧紧地搂住了我，搂得那么紧，好象我是一块冰，她要用身子暖化成水儿似的。油灯芯跳了几下，发出了土红色，我要爬过去添油，她说：

“孩子，别添了；妈听你的，妈要睡呀。”

这一夜，她一直搂着我。

秋里雨水很旺，庄稼难得的好长势，可谁也没有料到，谷子饱仁的节候，突然一场冰雹，把庄稼全都砸趴到泥里去了。收成没了指望，母亲做饭更难场了。一天三顿，半锅水下一小瓢儿米面，再煮一把豆子。吃饭时，她总是拿勺捞着豆子倒在我们碗里，自己却撇上边的汤喝；我们都夹着豆子要让她吃，她显得很快活，却总是说：

“我是嫌那有豆腥气，吃了犯胃的。”

母亲那时是真有胃病的，可我们却傻，还以为她说的是实情哩。

日子是苦焦的，母亲出门，手就总是不闲，常常回来口袋里装些野菜，胳膊下夹一把两把柴禾。我们也就学着她的样，一放学回来，沿路见柴禾就捡，见野菜就挑，从那时起，我才知道能吃的菜很多：麦瓜龙呀，芨芨草呀，灰条，水蒿的。这一天傍晚，我和弟弟挑了一篮子灰条，高高兴兴地回来，心想母亲一定要表扬我们了，会给我们做一顿菜团团吃了，可一进门，母亲却趴在炕上呜呜地哭。我们全都吓慌了，跪在她的身边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她突然一下子把我们全搂在怀里，问：

“孩子，想爸爸吗？”

“想。”我们说，心里咚咚直跳。

“爸爸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我们都哭开了。

“你们不能离开爸爸，我们都不能离开爸爸啊！”她突然大声地说，并拿出一封信来。我一看，是爸爸寄来的，我多么熟悉爸爸的字呀，多少天来，一直盼着爸爸能寄来信，可是这时，我却害怕了，怕打开那封信。母亲说：

“你五叔已经给我念过了，你再念一遍吧。”

我念起来：

“龙儿妈：

我是多么想你们啊，我写给你们几封信，全让扣压了，亏得一位好心的看守答应把这封信给你们寄去……接到

信后，不要为我难过，我一切都好。

算起来，夫妻三十年了，谁也没料到这晚年还有那么大的风波！我能顶住，我相信党，也相信我个人。活着，我还是共产党人，就是死了，历史也会证明我是共产党的鬼。可是现在，我却坑害了你们。我知道你和孩子正受苦，这是使我常常感到悲痛的事，但你们要活下去，而且要活得好！所以，我求你们忘掉我，龙儿妈，还是咱们离了婚好……”

我哇的一声哭了，弟弟妹妹也哭了起来，母亲却一个一个拉起我们说：

“孩子，不要哭，咱信得过你爸爸，他就是坐个十年八年牢，咱等着他！龙儿，你给你爸爸回封信吧，你就说：咱们能活下去，黄连再苦，咱们能咽下！”

母亲牙齿咬着，大睁着两眼，我们都吓得不敢哭了，看着她的脸，象读着一本宣言。母亲的那眼睛，那眉峰，那嘴角，从那以后，就永生永世地刻在我的心上了。

这天夜里，天很黑，半夜里乌云吞了月亮，半空中响着雷，电也在闪，象魔爪一样在撕抓着，是在试天牢不牢吗？母亲安顿我们睡下了，她又坐在灯下纺起线来。那纺车摇得生欢，手里的棉花无穷无尽地抽线……鸡叫二遍的时候，又一阵炸雷，她爬过来，就悄悄地坐在我们身边，借着电光，端详起我们每一张脸，替我们揩去脸上的泪痕，当她给我揩泪的时候，我终忍不住，眼泪从闭着的眼皮下簌簌流下来，她说：

“你还没睡着？”

我爬起来，和母亲一块坐在那里；母亲突然流下泪

来，说：

“咳，孩子，你还不该这么懂事的呀！”

我说：

“妈，你儿子已经长大了哩！”

母亲赶忙擦了擦眼泪说：

“孩子，我有一件事想给你说，我作难了半夜，实在不忍心，可也只有这样了。今年年景不好，吃的、烧的艰难，我到底是妇道人家，拿不来多少，你爸不在，弟弟妹妹都小，现在只能靠得上你了，你把书拿回来抽空自学吧，好赖一天挣些工分，帮我一把力吧。”

我说：

“我早该回来了，你别担心，我挣工分了，咱日子会好过哩。”

从此，我就退学务农了。生产队给我每天记四分工，算起来，每天不过挣了二角钱，但我总不白叫母亲养活了！母亲照样给人纺线，又养了猪，油、盐、酱、醋，总算还没断过顿的。

但是，这年冬天，母亲的纺车却坏了。先是一个轮翅裂了，母亲用铁丝缠了几道箍，后来就是杆子也炸了缝，一摇起来，就呱啦呱啦响，纺线没有先前那么顺手了；往日一天纺五两，现在只能纺三两了。母亲很是发愁，我也愁，想买一辆新的，可去木匠铺打问过了，一辆新纺车得十五元。这十五元在哪儿呢？

这一天，我偷偷跑上楼，将爸爸藏在楼角的几大包书提了下来，准备拿到废纸收购店去卖了。正提着要出门，母亲

回来了，问我去干啥？我说卖书去，她脸变了，我赶忙说：

“卖了，能凑着给你买一辆新纺车啊……”

母亲一个巴掌就打在我的脸上，骂道：

“给我买纺车？我那么想买纺车的？！唉！”

“不买新的，纺不出线，咱们怎么活下去呀？”我再说。

“活？活？那么贱着活？为啥全都不死了？！”她更加气得浑身发抖，嘴唇乌青，一只手死死抓着心口，我知道她胃疼又犯了，忙近去劝她，她却抓起一根推磨棍，向我身上打来，我一低头，忙从门道里跑出来了，她在后边骂道：

“你爸一辈子，还有什么家当？就这一堆书，他看得命样重，我跟了他三十年，跑这调那，我带什么过？就这一包袱一包袱背了书走！如今又为这书，你爸被人绳捆索绑，我把它藏这藏那，好不容易留下来，你却要卖？你爸回来了还用不用？你是要杀你爸嘛？！”

听了母亲的话，我才知道自己错了。我不敢回去，跑到生产队大场上，钻在麦秸积中呜呜地哭了一场。哭着哭着，便睡着了，一觉醒来，竟是第二天早上了，拍打着头上的麦草，就往回走。才进巷口，弟弟在那里嘤嘤泣哭，一见我，就喜得不哭了，给我笑笑，却又哭开了，说：昨天晚上，全家人到处找你，崖沟里看了，水塘里看了，全没个影子，母亲差不多快要急疯了，直着声哭了一夜，头在墙上都撞烂了。

“哥哥，你快回去吧，你一定要回去！”

我撒脚就往回跑，跪在母亲面前，让她狠狠骂一顿，打一顿，但是，母亲却死死搂住我，让我原谅她，说她做妈的不好。

中午，隔壁刘五叔到家里来，给我们送了半口袋包谷面，他是一位老实庄稼人，常常来家里走动，说他历史清白，世代贫农，到“黑帮”家里来，不怕被开除了农民籍。他问了父亲的近况，叹息了一番，就和母亲唠叨起家常，说到今年的收成，说到柴禾茶饭，末了，就说起买纺车的事，他便出了主意：让我进山砍柴去卖吧；柴价上涨，一次砍五六十斤吧，也可以卖到二元钱哩。母亲先是不同意，我在旁紧紧窜掇，她沉吟了一会，说：

“他五叔，这行吗？孩子太嫩啊，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对得起他爸吗？”

五叔说：

“这有什么办法呢？总要活呀？你放心吧，孩子交给我，我护着他，包没甚事的。”

母亲总算同意了，就帮我收拾了背笼、砍刀，天一黑，早早催我去睡了。半夜里，她摇我醒来，炕头上已放了碗热腾腾的糊涂饭，说是吃早饭。我怨她饭做得稠，她说这是去出力呀，可不比平日。我给她盛了一碗，她硬不吃；逼紧了，扒拉两口，却把弟弟妹妹全摇醒，分给他们吃了。末了，我和五叔出门，她给我装了一手巾烤洋芋，一直送着出了村，千叮咛万叮咛了一番，方才抹着泪回去了。

在山上砍柴，实在不是件轻松事，我们弯弯曲曲地在河沟钻了半夜，天放亮的时候，才赶到砍柴地方。我们将干粮压在石板底下，五叔说，这样才不会让老鸱叼走的；就爬上崖上去砍那些枯蒿野棘的。崖很陡，我总是爬不上去，五叔拉我上去了，却害怕地挪不开脚来。一棵野棘没有砍倒，手

上就打了血泡，衣服也划破了，五叔就让我别砍了，他身子贴在崖壁上，砍得很是凶，满山满谷都是回音。我帮他整理柴堆，整到一块了，他捆成捆儿，就从山上推下沟去了。中午的时候，我们便溜下沟，拾掇了背笼，吃了干粮，欢天喜地的往回赶了。

回来的路显得比去时更长，走不到几程，小腿就哗哗直抖，稍不留神，就会跪倒下去了。路是顺河绕的，时不时还要过河面上的列石：走一步，心就在喉咙处跳一下；我一步一颠地，好不容易过了最后一块列石，使劲往岸上一蹲，没想一步没踩稳，便“扑”地倒下了。五叔忙过来拉我，好不容易从柴堆下爬起来，腿却碰破了，血水往出流。五叔就在山上撕一把蓖蓖芽草，在嘴里嚼烂了，敷在上面。血是不流了，但疼得厉害，五叔就让我只身走，他将两个背笼来回转背着。我看着心里不安，硬嚷着要背，他便让我背了在后边慢慢走，他将他的背笼背一程了，回来再接我。这样一直到了太阳西下，我们总算钻出了山沟，离家只有八里路了吧？我心里很高兴，时不时抬头看看前边：过了这个村，到了哪个庄呢？离家还能有多远呢？这一次刚一抬头，就看见前边走来一个人，背着一个空背笼，头发被风刮披在后肩，样子很是单薄。啊，这不是母亲吗？我大声叫道：

“妈！妈——”

果然是母亲！她是来接我的。一看见我背了这么多的柴，喜欢得什么样的；再一见我腿上的伤，眼泪就流了下来，我说：

“妈，这一定有六十斤哩，可以卖二元钱哩，再去砍上五



六次，就可以买个新纺车了哩！妈，你也应该高兴呀！”

母亲就对我努力地笑笑，分了一半柴背了，娘儿俩一路说不完的话。

这背笼柴，第三天的集市上便卖了，果然卖了二元钱。一家人捏着那票子，一张一张蘸着唾沫数了，又用红布包了，压在箱子底里。打这以后，打柴给了我希望和力量，差不多隔三天就进一次山。头几次倒要五叔照顾，后来自己也就练出来了。柴打回来，是我最有兴致的时候，总是不歇，借杆秤称了，一根一根在门前垒齐了，就给母亲和弟妹讲山上的故事；我讲多长，他们就听多久。

就在那月底，我们全家人都到木匠铺去，买回来了一辆新的纺车。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了，她显得很年轻，脸上始终在笑着，把那纺车一会儿放在中堂上，一会儿又搬到炕角上，末了，又移到院中的榆树下去纺。她让我给爸爸写信，告诉他这是我的功劳，说孩子长大了，真的长大了，让他什么也别操心，好好珍重身子，将来回来了，儿子还可以买个眼镜给他，晚上备课就不眼花了。最后，硬要弟弟、妹妹都来填名，还让我握着她手在信上画了字。这一天，她在新纺车上纺了六两线，那“嗡儿，嗡儿”的声音，响了一天半夜，好象那是一架歌子，摇摇任何地方，都能发出音乐来的。

母亲的线越纺越多，家里开始有了些积攒，母亲就心大起来，她从邻居借了一架织布机，织起布来卖了。终日里，小院子里一道一道的绳子上，挂满了各色二浆线；太阳泛红的时候，就喜欢经线，线筒儿一摆儿插在那里，她牵着几十个线头，魔术似地来回拉着跑，那小脚踏踏地，象小姑娘一